

中華書局

潘志賢 葉映均 區志堅 主編

七夕文化

節慶與傳播



七夕是中國歷史悠久的傳統節慶，早自先秦時代，《詩經》已有記述天上的牛郎星及織女星，日後更演變成七夕節，又名「七姐誕」、「乞巧節」，是中國傳統節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一個佳節。這天晚上，天上繁星閃耀在長空相連的銀河上，有閃亮的兩顆星宿，遙望對方，相傳喜鵲會搭成鵲橋讓牛郎星和織女七公主相會。因此七夕晚上充滿浪漫的氣氛，家中男女均歡喜擺上時令瓜果，展示巧手廚技，又以七姐秧朝天拜祭，為民間每逢七夕節的習俗。求願者「男望功名、女望乞巧」，女子會求七聖仙娘賦予智慧和巧藝，更求美好姻緣姻配；男士趨向拜高星吉曜，祈求功名顯達。七夕節是滿載為人間帶來幸福期盼的佳節好日子。

自古以來，七夕節都是中國最美麗的神話節日，自二〇〇六年更被國務院列入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。二〇一九年，廣州市道教協會與香港泓澄仙觀首次攜手合作，聯合主辦「穗港七夕文化活動」。活動一連三天，於農曆七月初五在廣州舉行「歡迎宴」，七月初六於廣州三元宮舉行開幕典禮，並在七月初七正日假香港北角渣華道球場作節慶晚會，當中包括一系列文藝活動、一連串的精彩表演，及設置多類型手工藝及美食攤位，為市民帶來溫馨愉快喜悅，並於同日晚上舉行閉幕典禮。在穗港兩地道侶共同努力策劃下，活動得到十分圓滿的成功，大大推進七夕道德文化的保育及推廣，更冀望可以多與亞洲地區合作，一起推動七夕文化。為着過去的努力，故編者們誠邀海內外道長、學者撰寫有關研究七夕文化的論文，希望隨着本書的出版，使各界人士從多元文化及跨地域的視角，了解七夕節慶文化的意義。

本書得以出版，編者們十分感謝侯杰教授、周佳榮教授、危丁明博士、

賴素春教授、吳高逸道長、洪淑苓教授、衣若芬教授、雷高承道長、儲冬愛教授、宋紅娟教授、賴志成博士、李淨昉博士、張紅霞女士、潘樹仁主席、徐振邦先生、吳佰乘先生，惠賜鴻文，光耀本書；又感謝林浩琛先生協助全書校對工作；更感謝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侯明女士及黎耀強先生協助編輯及出版工作，沒有各位的努力，本書未能與讀者會面。最後，編者們更感謝兩位評審學者，給予本書各篇學術論文的評審建議，優化各篇論文。

編者們展望在已有的基礎上，推動七夕文化的教研工作。祝願天下情侶佳偶天成、締結良緣，並建立和諧幸福社會。是為之序！

編著者

廣東省道教協會副會長 潘志賢

香港泓澄仙觀主席 葉映均

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區志堅

謹識

庚子年 夏吉

目錄

序	潘志賢 葉映均 區志堅	2	第三篇 七夕與女性	122
圖輯		6		
第一篇 道教與七夕		14		
第一章	道教與七夕文化/潘志賢	15	第九章	乞巧節傳統風俗的禁與導/危丁明 123
第二章	香港泓澄仙觀與香港七夕文化的流播/葉映均	20	第十章	藉「乞巧節」文化習俗探討中國傳統婦女的優良品格——以清代才媛閨秀詩人七夕詩詞為例/賴志成 138
第三章	七夕文化在本地的推廣與挑戰——以泓澄仙觀為例/吳佰乘	29	第十一章	小喬初嫁——蘇軾黃州七夕詞與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/衣若芬 148
第四章	從七夕「鵲橋會」談道教及中華民俗的瑞獸意象/雷高承	42	第十二章	七夕節重建現代女性生命教育/潘樹仁 155
第二篇 七夕文化的演變		48	第四篇 不同地區的七夕文化	168
第五章	牛郎織女故事結構形成初探/徐振邦	49	第十三章	中國七夕文化的傳播——以廣東為例/侯杰、李淨昉 169
第六章	傳統文化與教化——以七夕節為例/張紅霞	57	第十四章	甘肅西和與廣州珠村兩地乞巧文化的比較——以傳承為核心/儲冬愛 178
第七章	神靈呈現：七夕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節慶/區志堅	63	第十五章	邁向情感自覺的民間宗教儀式研究——以甘肅西和的乞巧節為例/宋紅娟 191
第八章	七夕源流及其對現代之作用/吳高逸	116	第十六章	織女、七娘媽、月老與當代台灣七夕節日文化/洪淑苓 207
			第十七章	何昔再顯七夕——以新加坡為例/賴素春 231
			第十八章	中日兩國的七夕文化/周佳榮 242



廣州道教協會與泓澄仙觀於二〇一九年聯合主辦「穗港七夕文化節慶」。首天在廣州三元宮舉行（上），第二天選址香港北角渣華道遊樂場（下），圖中可見兩地鵲橋。下圖為葉文均主席與廣州市民宗局李慶奎副局長、香港民政事務局陳積志副局長及多位嘉賓合照。 照片由泓澄仙觀提供



香港舉行的穗港七夕文化節慶上所展示的七姐盆。 照片由泓澄仙觀提供



香港舉行的穗港七夕文化節慶
中的七仙女台（上）及晚會盛
況（下）。
照片由泓澄仙觀提供

廣州市道教協會會長 / 廣州三元宮 / 純陽觀住持 | 潘志賢

七夕是我國的一個傳統節日，體現了人們對美好情感的無限嚮往，而在七夕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當中，道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也促成了七夕文化最終形成的面貌。

一、七夕文化的來源

七月七日作為一個不尋常的日子，記述最早見於《淮南子》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三十一引《淮南子》曰：「七月七日午時取生瓜葉七枚，直入北堂中向南立，以拭面靨（黑痣），即當滅矣。」又引《淮南萬畢術》曰：「七月七日採守宮陰乾之，合（卷九百四十六引此文作「治合」，此處當脫），以井華水和，塗女身，有文章。即以丹塗之，不去者不淫，去者有奸。」

從可信的資料來看，最早提及七月七日民俗活動的是東漢崔寔的《四民月令》（成書於一六六年）。其文云：「七月四日，命治麴室，具薄持槌，取淨艾。六日，饌，治五穀磨具。七日，遂作麴及磨具。是日也，可合藍丸及蜀柒丸，曝經書及衣裳，作於糗，采蔥耳也。」這裏提到七月七日有多種民俗活動，但流行於後世的主要是「曝經書及衣裳」。

《世說新語·任誕》云：「阮仲容步兵居道南，諸阮居道北。北阮皆富，南阮貧。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，皆紗羅錦綺。仲容以竿掛大布犢鼻褌於中庭，人或怪之。答曰：『不能免俗，聊復爾耳。』」劉孝標注引晉戴逵的《竹林七賢論》云：「諸阮前世皆儒學，善居室，唯咸一家尚道，好酒而貧。舊俗：七月七日法當曬衣。」說「法當曬衣」，可知是普遍流行的習俗。一直到明清，七夕節還有曝曬的習俗，清時的《永平府志》記載：「七月七日，曝洗，做曲，合藥。」但是，隨着乞巧習俗的盛行，這個風俗漸漸淡出歷史舞台，終至消失。從曝曬習俗表現出來的一貫性來看，七夕最早應該出現在

東漢時期。

隨着節日影響力不斷擴大，七夕在廣州有很多有地方特色的節目，比如一個俗稱「七姐誕」的，在當地非常盛行，過去在廣州未婚女子中是最隆重的節日。農曆七月初七為傳說中牛郎織女相會的日子，是為「七夕」，城市街道和鄉間許多村莊都有「拜七姐會」的組織，是姑娘們自願組合的鬆散團體，從五、六月份便開始籌辦擺七夕和拜七姐的活動，各人利用閒散時間巧製各種工藝品，多以通草、色紙、芝麻、米粒，甚至蔗渣、稻草等廢物，製成各種花果、器皿、宮室、仕女、燈飾等。還有用一小杯或小盆子浸發稻穀、綠豆芽等，中間空出一個小圓圈，以備七夕點燈之用。這類盆栽稱為「拜仙禾」、「拜仙菜」。七月初六初更時分，姑娘們便開始盛裝「拜七姐」，拜台上擺上生花、時果以及上列自製之物，不可缺的是脂粉，富有人家還擺上古董珍寶。姑娘們一個個濃妝艷抹，爭妍鬥麗，還邀請親友，暢玩一整夜。

廣州女子還有泛舟遊石門沉香浦的習慣，舟用素馨花、茉莉花裝飾一番，意思是運氣好時可觀「石門返照」，即於沉香浦中看到整個廣州城的倒影。拜仙之後，姑娘每於朦朧燈影之中持線穿針，能穿過者便稱巧手（乞到巧了）。然後是焚燒紙紮的「梳妝盒」，內有紙製的衣服、鞋、脂粉、鏡、梳等。拜祭畢，台上的擺設不動，留至初七日間，姑娘在相互訪問時品評器物的精巧程度，恍如各家擺工藝品展覽。據載清代時有巧手人家製小如穀粒的花鞋、指甲般大的扇子、杯般大小的盆花，令人叫絕。初七晚男要「拜牛郎」，拜時立於簷前，謂可免生疥瘡，拜完之後，拜仙桌上的工藝品便可饋贈親友。當然，各地習俗在流傳的過程當中，都吸收了當地特有的一些文化，對七夕進行了相應的改造，所以自然地很多習俗都不盡相同，更為適合當地的傳播和發展。

二、七夕故事中的道教元素

在流傳至今的很多七夕故事當中，都有着鮮明的道教元素。道家喜歡將

仙人的活動安排在七月七日。《列仙傳》卷上：「王子喬者，周靈王太子晉也。好吹笙作鳳凰鳴。遊伊洛之間，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，三十餘年。後求之於山上，見桓良，曰：『告我家，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巔。』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頭，望之，不得到。舉手謝時人。數日而去。」道家選擇七月七日作為仙人降臨或凡人成仙的日子，是因為成仙意味着長生不老，而祈求長壽正是七夕節的一項重要內容，它跟數目「七」的意蘊顯然有內在聯繫。

道教是在黃老之道、神仙方術說的基礎上吸納了陰陽五行思想、讖緯之學、鬼神之說等形成的本土宗教，它創立了完善的神仙譜系，供世人膜拜，並形成了「長生不老、羽化登仙」的終極目的。漢魏六朝時期是道教重要的形成期與創制期，道教徒相信仙藥可求、仙境可尋、神仙可遇，所以這時期出現了许多求仙游仙的文學作品，小說中的牛郎織女傳說亦受此風氣影響。西晉張華《博物志·雜說下》便記載人們想像人間與天界是可以相通的，人可以從海上乘浮槎至天河，於是看到了天上的牽牛與織女；任昉的《述異記》中亦將他們看作天上的神仙，更明確了牽牛織女神仙配偶的關係，而織女在這裏的神仙身份也更加明確，是天帝的女兒。天帝可憐她年年勞役，孤獨辛苦，於是將她嫁給牽牛，二人成為神仙配偶。但織女婚後卻貪歡廢織，天帝發怒，罰二人分居天河東西，一年一度相會。

從上面兩則記載，我們可以看出世人眼中的牽牛織女乃是天界的神仙，分居天河兩畔。在漢代以後的牛郎織女傳說中，除了牛郎織女，還逐漸出現了天帝、王母等在道教譜系中的人物，如任昉《述異記》就已出現天帝的形象，到了明清以後的牛郎織女傳說，「天帝」便明確寫為「玉皇大帝」，如在明代朱明世的《新刻全像牛郎織女傳》中，織女成為玉皇大帝之女，玉皇大帝是最高神靈，這與道教認為玉皇大帝是眾神之王相一致。在清代石印本《牛郎織女傳》中，道教神仙譜系非常豐富，除了玉皇大帝之外，還有瑤池聖母、雲錦聖母、太白金星、太上老君、金牛星、二十八宿、十二地支等。牛郎織女的傳說從最初簡單的星象神話，發展到後來小說中出現大量神仙人物形象，不得不說是受了道教文化神仙崇拜的影響。

在西漢，便出現了天帝命令織女下凡，幫助孝子董永還債的下凡濟世型